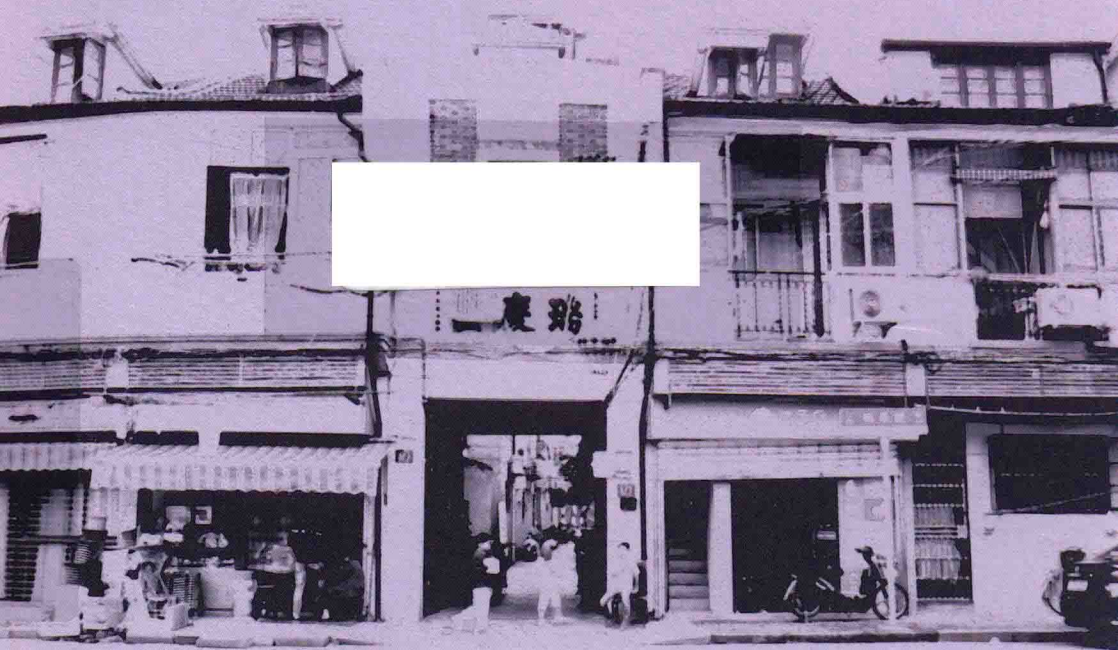


弄堂 风流记

《新闻晨报》周刊部 编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弄堂风流记

《新闻晨报》周刊部 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弄堂风流记 / 《新闻晨报》周刊部编著. — 北京 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9
ISBN 978-7-5502-8189-9

I. ①弄… II. ①新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62112号



文艺家



关注未读好书

弄堂风流记

编 著: 《新闻晨报》周刊部
出 品 人: 唐学雷
策 划: 联合天际·张国辰
特约编辑: 高红玉
责任编辑: 崔保华 刘 凯
美术编辑: 王颖会
封面设计: 裴雷思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04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15.25印张

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189-9

定价: 39.80元

联合天际Club
官方直销平台

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(010) 82060201

序

—

《新闻晨报》副主编 李明

这本书里所有的文章都来自于《新闻晨报》周刊部记者稿件。每个星期日，《新闻晨报》会出一份周刊，主打的栏目叫《柒调查》。从五年前开始，《柒调查》专门讲述普通上海人的故事，慢慢地被不少读者喜欢，也得到了一些同行和前辈的鼓励。在文化品牌“未读”的促成之下，《柒调查》的第一本作品精选集《弄堂风流记》得以付梓。

这是一本写当下上海人的书，但它不是小说，也不是散文。如前面所述，这是一本新闻作品集。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每一字，都是真实的，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。为了这些真实的文字，记者的付出是相当巨大的。每一篇稿件都来自于数万字的采访笔记、数十小时的采访录音，日积月累，甘苦自知。用上海话讲，这是“吃功夫的生活”。

下这么大功夫，所为何？没有什么大的情怀和抱负。干新闻这一行，吃记者这口饭，总得要留下点真实的东西。唯有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最真实，最不做作。那就让我们把这些真实的生活，挖掘出来，记录下来。

我们不是社会学家、文化学者，没有把功夫用在剖析、解读上海人上。我们生活、工作在上海，所能做的就是记下这座城市里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。

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写上海人跟写别的什么地方的人，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也没觉得上海人有什么特别的好，也没觉得上海人有什么特别的不好。所谓的上海人的某些“特质”，其实都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夸大了。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了解越多，那些偏激夸张的言辞就越不值一提。

我们是记者，唯以记者的良心，记录真实的生活。唯有真实的生活，可得自由的灵魂。

感谢陈杨威、戴震东、韩小妮、顾箐、李欣欣、顾汀汀、杨眉、谢岚、王娜、王崇这些年付出的心血和劳动。

2016年7月

目 录

序 _001

001

第1章 弄堂就是“搀一把”

伊一发毛病就攒跤 _002

啥流氓，啥孝子？瞎讲有啥讲头啦 _009

有好婆撑在前头，二三十岁我好像稀里糊涂就过掉了 _014

023

第2章 离开弄堂的日子

就是你到90岁，也叫你“小四子” _024

永庆里到底算不算药水弄 _031

这种邻居关系今后不会再有了 _033

043

第3章 秦关路里人情观

一把“鼻涕水”，从小讲到大 _044

南非看过枪战，上海宾馆玩遍，最后还是回来开店看韩剧 _048

小店开了78年，店里的剧情“依编也编不出来” _052

057

第4章 穿过老城厢，好一个龙门村

南市后街 _058

龙门村里的时髦老太 _066

一根“大黄鱼”和公共灶披间 _069

073

第5章 公用灶披间，现在人是越来越少喽

以前不是这样的 _074

烧顿饭，比老早上班压力大 _080

“吃货”爷叔的灶披间 _083

087

第6章 “定海桥”是如何生长的？

Deeksha 遇到潘奶奶 _088

江景是蛮漂亮的，不过我们这种人买不起的 _090

定海桥有专门经营往苏北路线的大巴 _096

099

第7章 定海桥：“街头大佬”今何在

出流氓、出大亨 _100

“许大马棒”和“座山雕” _103

马桶拎拎看，依就晓得啥叫定海桥人了 _106

七只门面就好拉起一支球队 _111

115

第8章 吃碗馄饨 剃只头，弄堂爷叔故事多

弄堂爷叔馄饨店 _116

笃悠悠做点小生意 _120

125

第9章 再会，上只角

阿拉屋里厢是幸福坊 _126

来到梅陇 _132

135

第10章 摇滚是桩老狼的事体

罗杰·沃特斯，太狠了 _136

斩琴斩掉伊 _140

一定是兄弟在一起做音乐的 _144

抱着吉他的日常生活 _147

155

第11章 “半个手臂是文身？因为身上有故事呀！”

我心情一不好，就去文身 _156

我把人生当作演戏，我在角色里不愿意出来 _163

167

第12章 “巨富长”老人群像

过了某个阶段，又会担心自己连影子也没留下 _168

有第三代了，就在考虑怎么给孙子讲故事 _172

女儿常带阿拉去八仙桥看看，这是阿拉的“乡愁” _176

西装和军功章 _180

185

第13章 年纪大了，老孤单呢， 我也是因为孤单，才会在外边的。

这么大一只洞，算依 20 块 _186

织补夫妻档：你在嵩山路，我在陕西南路 _192

199

第14章 公用电话风云录

依好好讲呀，依骂得这么厉害，伊哪能会爱依 _200

看电话时拾过衣服，也拾过小孩子 _204

两部电话上的人生轨迹 _209

215

第15章 “治愈系”彩票店

门面一米多宽，店里有梦有朋友 _216

中不中奖，这里都是“精神家园” _225

阿拉就像糖精片，没营养呢，但是能安慰人 _230

第1章

弄堂就是 “ 换一把 ”

韩小妮

伊¹一发毛病就惯²跤

如今在网络上搜索“济康里”，得到的结果寥寥无几。除了它当年的门牌号“新闸路 852 弄”，还有就是一家“绿光邮票社”，开在济康里 15 号，老板叫张天铎。

今年 68 岁的徐元勳对这家人还有印象：“伊拉³就住在阿拉⁴楼上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抄家，抄出十几只皮箱子，里面都是邮票。倒在弄堂里统统烧光，老头子哭得很厉害。”而在 58 岁的“阿佩”解佩妮记忆里：“在阿拉济康里，小辰光⁵假使要看外国人，就到伊拉屋里厢⁶去。外国人会到伊拉屋里厢买邮票。但是看不出伊拉老⁷有钞票，蛮低调的。”

除此之外，济康里在网络世界里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。然而曾经生活在这条弄堂里的人，却对它充满了记忆。

“阿佩”解佩妮从小就听家里人说，济康里在造的时候，爷爷就去看过房了。弄堂造好后，他们是第一家搬进去的。选了 3 号，因为是弄口进来第一幢，“风水最好”。徐元勳家和她家是远房亲戚，用她的话来说是“上代头亲”，按照辈分，她要叫徐元勳“叔叔”。“所以讲，亲亲眷眷都搬过来了。”她说。

直到现在，徐元勳还能历数当年从弄堂里走出来，左近的一间间店铺：“阿拉济康里旁边就是菜场，跑进跑出老便当⁸的。从菜场这条弄堂进去，里厢是龙泉书场，听说书的。后来书场没了，变成菜场的水产仓库，蟹、鱼就摆在此地。大闸蟹爬得来一塌糊涂，阿拉弄堂里一直拾到蟹的。

1 伊，即他。

2 惯，即摔。

3 伊拉，即他们。

4 阿拉，即我或我们。

5 辰光，即时候或时间。

6 屋里厢，屋子里面，即家。

7 老，即很。

8 便当，即方便。

“从新闻路出去，左手转弯就是酱油店，挨下来是五金店、照相馆店、米店、茶叶店、杂货店，样样皆有。转到石门二路上有一间南货店，旁边是一间老酒¹店，再旁边是上海有名的清真馆杨同兴。杨同兴旁边是百货店，再过去就是武定路了。”

“老房子地方小，阿拉沐浴²都是到石门二路上的卡德浴室。边上有一间盛利炒面大王，师傅是个大块头。里厢炒面7分钱一两，一碗清汤3分。吃三两面一碗清汤，2角4分。假使吃牛肉汤，1角7分一碗。天热吃刨冰也是这间店。阿拉专门到伊这边放冰水，一热水瓶3分钱，回来冲点酸梅汤吃吃。”

1999年，拆迁的告示贴到弄堂里。后来徐元勳一家搬到了静安新城。在弄堂里玩得比较好的阿佩、黄明方也跟着他们选了这里。

静安新城并不在静安，而是在闵行。之所以名字里有“静安”两个字，是因为这里是20世纪90年代为配合静安区市政动迁而建设的。

一眨眼，从静安搬到静安新城16年了。自从有了外孙女添添，徐元勳和妻子尤英英就不大“出远门”了。不过，他们每天有两档重要的“节目”，基本上是雷打不动的。一个是跳舞。徐元勳喜欢跳舞，每天吃完晚饭，尤英英就带着外孙女陪他一起去易买得门前的广场上跳舞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逛菜场。

他们逛菜场和别人不一样。“人家买好小菜就跑了。阿拉菜场里一去，总归³要两三个钟头。”尤英英说，“菜场里厢聊聊天、吃吃咖啡，伊拉还会弄中饭给阿拉吃。”这天女儿徐苓休息，一家人难得在家里吃了午饭，又一起去菜场了。

“来啦？今天晚吗？”一进菜场，楼梯口卖水果的阿姨便招呼他们。“伊经常拿只⁴水果给阿拉外孙女吃。”徐元勳介绍说。他们跟一楼相熟的摊位一一点头打了招呼，顺着楼梯跑到楼上。

在二楼半成品菜柜台聊了一会儿，一家人又跑进一间羊毛衫店。这是一间独立

1 老酒，即酒。

2 沐浴，即洗澡。

3 总归，即总是。

4 只，即个。

的隔间，柜台内外放着几把板凳，在菜场里形成一个天然的社交场所。徐元勳径直跑进最里面坐下来，并不用征得老板娘敏子同意，随手就拿起柜台上的电热壶，给自己泡了杯速溶咖啡。柜台里，一个阿婆坐在敏子旁边，戴一副老花眼镜，手拿毛衣针，一件藏青色针织衫刚起了个头，看来也是老顾客了。

“织马甲啰？”尤英英把胳膊肘撑在柜台上，身体前倾，饶有兴致地看着。

“嗯。”阿婆点点头，又自嘲说，“敏子讲：‘依¹织10件，还是织这个花头²！’”

“全部织这个花头也很好看的。”尤英英想象着马甲织好的样子，语气里带点憧憬。她的声音沙哑中略带娇媚，头发削得很短，发梢隐约显出之前染的红色。通常，这种嗓音和打扮的上海阿姨都是为人热情爽快、但又不好欺负的类型。

这时，门口进来一个中年爷叔³，穿一件白色V领针织衫。“叫伊‘方方’。”徐苓抱着女儿走过去，对似懂非懂的女儿说。原来，这便是跟他们一起搬到静安新城的老邻居黄明方了。

“阿拉昨日还讲到依⁴。翻老早照片，看到你女儿来。”徐苓说。

“依结婚辰光啊？”黄明方问。

“阿拉爷过生日辰光。你女儿还小，抱在手里。”她说。

“你爸爸生日，伊又没去啰。”黄明方摇摇头。

“瞎讲有啥讲头啦？”徐苓争辩说，“50岁生日呀。反正是啥人过生日。”

“你爸爸过生日辰光伊才多大⁵啊？”黄明方说，“要么依20岁生日。我不是穿白衬衫啊？我记得我那天正好开出租，开到一半再去的，所以穿白衬衫工作的呀。饭店在金陵路云南路路口……”

1 依，即你。

2 花头，即花样。

3 爷叔，对中年男子的尊称。

4 咪，语气词。

5 多大，即多大。

对于老房子里的一次次“集体活动”，黄明方还记得许多细节，和徐苓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比对。徐元勳和尤英英也加入到谈话中。

此时，尤英英给自己和黄明方各点了一支“百乐门”，一人一张小板凳坐到羊毛衫店门口。徐元勳抱着外孙女，站在门外的走廊上，面朝着他们。自从搬到静安新城，相互之间就不大串门了。菜场是一个据点，碰到了就在这里聊聊天。

不知金项链是不是当年济康里男人的“标配”。天气热了，黄明方和徐元勳的脖颈里各自闪出一道金光。照黄明方的话来说：“我认得的人里厢，只要跟我差不多年纪，每人都有一根。”

济康里的女人抽烟，倒是肯定的。“我是小辰光放炮仗，香烟点着了就呼两口，这样吃起来的¹。”尤英英说，“阿拉济康里，吃香烟的女的蛮多的。老早对门杨家姆妈总归立在灶披间²门口，香烟叨好，一只手一撑，一边吃一边炒菜。隔壁亭子间吴家姆妈也吃香烟，而且要吃‘两头通’的，欢喜³吃没海绵的大前门。依讲老的都吃香烟，阿拉哪能⁴会不吃啦？阿佩吃香烟还是伊拉好婆⁵让伊吃的：‘依胃痛，拿根香烟呼呼，就不痛了。’”

老邻居碰到了，自然要聊聊济康里旧识的近况。“上趟碰到瞿阿姨，我名字伊叫得出来的。”黄明方对徐元勳夫妇说，“脑子蛮清爽⁶的，九十几岁喽。”这说的是另一个搬到静安新城的老邻居。

“伊眼睛不大好，但是名字都叫得出的。上趟摸伐⁷摸伐，摸到阿拉屋里来了。”尤英英说，“三姑呢，将近 100 岁了，上趟打只电话给我。伊思路清爽！问阿拉娘

1 呼两口，吃起来，此处描写形容抽烟。

2 灶披间，即厨房。

3 欢喜，即喜欢。

4 哪能，即怎么样。

5 好婆，此处指阿佩的奶奶。

6 清爽，即清楚。

7 摸伐，即摸着。

好伐¹。我讲：“好呃²好呃。”又问：“伊麻将还搓伐？现在没人跟我搓。”我讲：“依100岁快咧，人家是不敢跟依搓麻将。”伊还关照：“叫你娘胆子大点噢，该冲还是要冲。”依讲讲看！”

“那个辰光蛮有劲呃，天天晚上搓麻将，还摆架子。假使今朝³不喊我，明朝三缺一喊我，我也不来。‘今朝没空！’”黄明方提及了当年弄堂里搓麻将的盛景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起来。

“这个辰光你爸⁴要出来搓麻将，专门拿几张草纸，跟你娘讲：‘我上厕所去了。’或者半只西瓜一拿，假装出来吃西瓜。逃出来就不回去了。”

“杨家伯伯也蛮有劲呃。人家搓麻将的辰光，伊总归手朝后头一摆，立在人家旁边。搓麻将的人呢，不欢喜后头发声音的。一发声音人家就晓得了，啥东西不好打。伊还来得欢喜在旁边‘哎哟！哎哟！’地喉咙哈响⁵！看到人家一副大牌急得来要死，人家打错伊也要讲。自己上去搓呢，有副大牌，手开始抖了。”

“依不要讲，伊拉女婿搓麻将哈爽气⁶。伊陪老婆从外地回来看爷娘⁷，总归来一个礼拜，要搓一个礼拜麻将。而且搓两场，下半日⁸一场，夜到⁹一场。伊输赢不摆在面孔上。一般4个人搓麻将，依跑进去一看，啥人输赢都看得出的。赢了嘛有的人‘哈哈’，输了嘛损牌啥的都来了。伊搓麻将时严肃来兮¹⁰，表情就像上下班一样。输也这样，赢也这样。这就是牌品呀。”

“依现在还搓伐？”徐元勳问道。

“跟啥人去搓啦？我也没瘾头了。”黄明方回答说。

1 好伐，即好吗。

2 呃，即的。

3 今朝，即今天。明朝，即明天。

4 你爸，此处指黄明方的爸爸。

5 喉咙哈响，即说话声音太大，底气十足。哈，即很。

6 哈爽气，即很爽快。

7 爷娘，即爸妈。

8 下半日，即下午。

9 夜到，即晚上。

10 来兮，加强语气。

“都戒掉了，阿拉也戒掉了。”尤英英说。

“老早阿拉搓的辰光没棋牌室的，都是待在屋里厢搓的。”黄明方又说，“搬到这里来都是棋牌室了，（里面的人）认也不认得，不搓嘛，没瘾头了。”

“现在独门独户喽。”在门口箩筐里拣蚕豆的一个阿姨听他们聊了那么长时间，这时忍不住插话说。

“以前石库门房子房门都是开着的呀。”黄明方应了一句。

“现在大楼进去，对门姓啥叫啥都不晓得。”这位阿姨又说。

“新工房熟了嘛，最多看到点个头。就点个头，结束了！”黄明方说。

“王德明就是搬到新工房，摔倒在厕所里没人晓得，去世了。搬出去没几年呀，走的辰光60岁都不到。要是在弄堂里不会死的。”尤英英想起以前的一个老邻居，住在19号的王德明是个“跷脚”，还患有癫痫病，老婆也是个残疾人，夫妇俩是英英的重点观察对象。“伊一发毛病就损毁。所以一天不看到伊，我就要信筒里去看看了。门上信筒不是有条缝吗？伊在没事体¹的，不在就有事体了，要去寻伊了。”她说。

“这个人呢，也蛮热心的，跟弄堂里关系都老好的。不晓得的事体依去问伊，伊都晓得。啥医院啦，公交公司、邮局啦，这些信息问伊好了，像百事通一样。”徐元勳回忆说，“哪里促销，哪家银行搞活动送日历，伊都会告诉阿拉。问伊今朝天气哪能，伊讲下半日下雨，真的落雨呀！”

王德明还帮大家理财。每家一个月交100块钱给他，由他替大家去跑银行存起来。到了年底，本金、利息算得清清爽爽，再还给大家。“这笔钞票过年买买年货，多少好啦？”弄堂里的人彼此熟悉，在他们看来，根本不用担心把这笔钱交给邻居会产生经济纠纷。

提到王德明搬出弄堂后没几年，就因为癫痫发作没人发现去世了，英英不禁有些唏嘘：“要是在弄堂里，不会这样的呀，有人搀一把就好了。伊假使活到现在，

1 事体，即事情。

晓得的事还要多！”

“大热天，阿佩、阿珍姊妹俩夜到要出来白相¹，伊拉老太²要管的。没办法，只好拿把扶梯，让伊拉从楼上窗口爬出来。”黄明方忽又记起那时的趣事，“那么我现在想想不对呀。老太管，又不会把门关牢的。依窗口爬出来也是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开扇门也是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不是一样的嘛。”

“扶梯还是阿拉屋里厢的。要轻轻地呀。”尤英英说。想起年轻时的荒唐事，大家都有点莞尔。

“那个辰光伊大概只有15岁。”黄明方指指徐苓，“大老倌³不是专门教伊功课吗？教伐教伐，英英跑出来掀台子了：‘依到底读得进伐？读不进拉倒，簿子扯掉！’脾气急！”

“依看伊笑话连篇。伊不吃老酒老好呃，就是不好吃老酒。”尤英英突然“揭发”黄明方说，“伊吃老酒，刚刚吃的辰光还蛮好。但是吃到后头，依看伊两只眼睛定在一起不动了，那么差不多了。等歇⁴要来（发酒疯）了。”

“我有趟老酒吃饱在弄堂里打架，到派出所被关起来。”黄明方点头承认。

“伊拉女儿当时老小，问伊：‘爸爸呢？’‘呜啊呜啊捉进去了。’女儿也晓得。那么伊进去，阿拉触霉头，女儿阿拉管。阿拉都到派出所门口，等伊出来。个么急伐啦！⁵依讲是伐？”

尤英英摇摇头，又说：“老酒一吃多，扔东西、打人都来了。伊就老嘴巴⁶，我跟依讲。有趟把伊拉老婆气到娘家去了，我跟阿拉苓苓去接。伊嘴巴老啊，‘今朝接得回来咯，我请你们吃三黄鸡’。阿拉叫了差头⁷去噢，把伊接回来了。”

1 白相，即玩。

2 老太，此处指奶奶。

3 大老倌，此处指徐元勳的哥哥。

4 等歇，即等一会儿。

5 个么急伐啦！即那么很着急嘛！

6 老嘴巴，即嘴硬。

7 差头，即出租车。